



## 論祈禱做為佛教修行途徑——星雲大師祈願文研究

廖俊裕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

### 摘要

星雲大師在1967年5月16日開創了佛光山佛教事業體系，力行人間佛教，宗風獨特，但卻三根普被，為普羅大眾接受，目前道場遍及五大洲，有「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之稱。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強調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四給「給人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三好四給為佛光人的信條，也開創了星雲大師由三好四給以進入「慈心三昧」的修行途徑。

星雲大師的祈願和祈禱相通。「三好四給的慈心三昧」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相對於以往念經抄經打坐而後的祈願回向，再加上與基督教天主教人士的交往，祈禱、讀經、聖歌是基督宗教最主要的修行方法，星雲大師發展出「祈願文」的修行途徑。

星雲大師祈願文的形式和內容，和傳統的祈願差異很大，形式上除了語言的口語化外，也長篇幅化。內容上也加上情感化的差異。

星雲大師祈願文，從小我、大我到無我的境界，從「我願」、「願汝」、「願他」、「願眾」、「自覺行佛」，最後達到留白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我法二空的禪修祈願境界。

**關鍵詞：**星雲大師、祈願文、祈禱。



## **On Praying as a Way to Practice Buddhism — — A Study of Pray Text by Master HsingYun**

Liao ,Chun-Yu\*

### **Abstract**

Master XingYun created the Buddhism business system in Fo Guang Shan on May 16, 1967. He practiced Buddhism in the world. The style of Buddhism is unique and accep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At present, the temple covers five continents.

Master HsingYun's "Human Buddhism" emphasizes the three goodnesses of "doing good deeds, saying good things, and keeping a good heart", four givings for "giving people confidence, giving people joy, giving people hope, and giving people convenience." It also created a way for Master HsingYun to enter the "Samādhi of Compassionate Mind" from three goodnesses and four givings.

Master HsingYun's wishes and prayers are connected. The "Three Goods and Four Givings of Compassionate Samadhi" is implemented in daily life. Compared with the past prayers after chanting, copying, and meditation, plus the interaction with Christians and Catholics. Praying, scripture reading, and hym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ractice methods of Christianity. Master HsingYun has developed a "pray text" practice method.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Master HsingYun's prayer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rayers. In addition to the colloquial language, the form is also long. Emotional differences are also added to the content.

Master XingYun's prayers, from the small self, the big self to the state of no self, from "I wish", "May you", "May him", "May all the people", "Conscientiously practice Buddha", and finally reach the blank space "Words" The way is broken, the mind is destroyed at all times." Our meditation and prayer realm of two empty .

**Keywords :** Master HsingYun, Pray Text, Pray.



## 一、前言

星雲大師在 1967 年 5 月 16 日成立了佛光山佛教事業體系，到現在 2021 年，可以概括地說，就佛教實業成果來說，星雲大師是中國佛教以來最偉大的實業家，學者以「於中國佛教史上事屬罕見」稱之。<sup>1</sup>

佛光山「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宗旨，創立了許多特色。如「以文化弘揚佛法」方面，以建設美術館、博物館(佛陀紀念館)，合唱團等文化活動弘法利生；在教育方面，成立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設置運動科系，兼以籃球隊、棒球隊、足球隊等體育活動弘法利生；在慈善福利方面，如成立佛光山慈悲基金會，進行「慈悲喜捨」之慈善福利工作，如兒童青少年福利、老人福利、雲水書車、雲水義診服務、宗教心靈晤談、急難救助、重大災難救援、監獄輔導教化、機構探訪、二手醫療輔具、失智症防治等等十大類；然後在共修方面，共修不只是傳統的念佛打坐，更把佛學講座、讀書會、座談會、問題討論甚至各種活動也包含在內，藉由集體修持，增長宗教與靈性情操，淨化身心靈。<sup>2</sup>

在這樣的宗旨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又強調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四給「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三好四給為佛光人的信條，也開創了星雲大師由三好四給以進入「慈心三昧」的修行途徑。<sup>3</sup>將三好四給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再加上星雲大師年輕時就與各大宗教聯誼往來，如

---

<sup>1</sup> 趙文詞著、黃雄銘譯：《民主妙法——台灣的政治復興與宗教發展》(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頁 149。此書以「創業型佛教」稱呼星雲大師的佛光山事業體，甚至強調佛光山的人間佛教對台灣民主公民宗教的貢獻，參頁 154-163。

<sup>2</sup> 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文化，2005 年)，頁 122。

<sup>3</sup> 參廖俊裕：〈慈心三昧作為人間佛教生命教育的實踐途徑〉，「第十二屆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生死因應與宗教療育國際研討會」，主題二：人間佛教與生命教育，2016.5.21-22。



基督宗教，<sup>4</sup>基督宗教常以祈禱、讀經、聖歌為其主要修行方式，其祈禱有個別禱告、共同禱告、代禱、禁食禱告等。在台灣，隨著蔣中正前總統的推介證道，甚至逝世後也放入棺木的書《荒漠甘泉》膾炙人口，洛陽紙貴成為暢銷書，歷久不減，此書考門夫人以每日的讀經禱告為主。<sup>5</sup>星雲大師在這樣的背景中，發展出在二六時中，隨著情境而發出慈心、願心的祈願文型態，創造出 365 日的每日省思《獻給旅行者 365 日》一書，<sup>6</sup>這是針對每天的身心靈修養編寫的。另外則又創作出針對不同主題的，如孕婦、丈夫、妻子、起床、睡前、除夕、新春、生日、婚禮、成年禮、新居落成、考生、心慌意亂時、死囚、失業者、流浪者、暴力傾向者、殘障者、絕症患者、往生者、醫護人員、警察、軍人、消防人員、煙花女子、教師、資源回收者、神鬼靈祇、國家、世界和平、自然生態等不同時刻、不同主題撰寫祈願文，<sup>7</sup>這很類似《華嚴經·淨行品》中的方式，看到、想到行住坐臥中的一切行為，馬上發願「當願眾生如何如何」，如：

菩薩在家，當願眾生，捨離家難，入空法中。孝事父母，當願眾生，一切護養，永得大安。妻子集會，當願眾生，令出愛獄，無戀慕心。若得五欲，當願眾生，捨離貪惑，功德具足。……以時寢息，當願眾生，身得安隱，心無動亂。睡眠始寤，當願眾生：一切智覺，周顧十方。佛子！是為菩薩身、口、意業能得一切勝妙功德，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人及非人、聲聞、緣覺所不能動。<sup>8</sup>

<sup>4</sup> 參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公司，2015），頁 230。

<sup>5</sup> 考門夫人著、陽東信實譯：《荒漠甘泉》（台北：波希米亞，2005）。

<sup>6</sup> 星雲大師：《獻給旅行者 365 日》（北京：新星，2019），《星雲大師全集》第 31 冊。

<sup>7</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 194 冊。或簡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星雲大師全集》第 72 冊。此二書內容有參差，差異不少，如繁體版有單國璽先生的序，簡體版缺之，但簡體版另外多了 90 頁的祈願偈語或賀詞等。本文以繁體版為主，簡體版為輔。

<sup>8</sup> 參《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六卷，《大正藏》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T09n0278\_006，頁 430。



從以上引文可以看出，《華嚴經·淨行品》強調任何當下，隨緣遇合的主題情境，都可以發願，來行得願菩提心，最後身口意能得「一切勝妙功德」，心也能如如不動，連天魔都無法動搖。

由此可知星雲大師祈願文的創作，不僅是文學上的抒發，還有其修行上的作用，本文基於此，探索星雲大師祈願文的特色與發展面向。

## 二、星雲大師祈願文發展的心理歷程

關於星雲大師的祈願文是如何發展的呢？尤其其心理因素如何呢？底下以動機、我願、願汝、願他、願眾、自覺行佛六階段來說明。這樣的階段區分是按照星雲大師的〈自序〉而來的，但不一定是星雲大師祈願文創作歷程的硬性區分，因為星雲大師祈願是非常隨著時空機緣而發生的，例如美國 911 恐怖事件發生，便做了〈為九一一罹難者祈願文〉，<sup>9</sup>又例如大陸四川大地震時，便做了〈為中國四川大地震祈願文〉，<sup>10</sup>台灣九二一大地震時也是等等。<sup>11</sup>正如上一小節所說和《華嚴經·淨行品》強調任何當下，隨緣遇合的主題情境而發願，星雲大師的祈願文也有此特色，因此就某些情境來說，傳統的祈願文並沒有絕跡在星雲大師的祈願文中，這在簡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星雲大師全集》第 72 冊，就很明顯看出。以祈願文來說，前面已經有〈為出家修道者祈願文〉，<sup>12</sup>但後面遇到特別剃度典禮還是要撰就〈一

<sup>9</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 194 冊，頁 454-457。

<sup>10</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 194 冊，頁 458-461。

<sup>11</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 194 冊，頁 198-200。

<sup>12</sup> 簡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星雲大師全集》第 72 冊，頁 320-323。



九八七年三月剃度典禮法語)；<sup>13</sup>又如前面已經有〈生日祈願文〉，<sup>14</sup>但遇到了吳修齊、柏楊先生的生日，還是需要特別來祈願祝福，<sup>15</sup>因緣如此，也只能隨順因緣了。

### (一)動機

星雲大師說：

「祈願」又稱「祈禱」，「祈禱」本來就是各個宗教都有的儀式。我從小在叢林古寺裏，初一十五也有正式的「祈禱」。只是當時的「祈禱文」，文長意深，實非初學者所能領會。因此，自己只有依照老師的指導，在早晚祈願：「悉發菩提心，蓮花遍地生，弟子心朦朧，禮拜觀世音，求聰明，拜智慧……。」從此在我心中就許下了一個心願，我願為全佛教、全社會撰寫一套普為大眾所通用的「祈願文」。<sup>16</sup>

星雲大師「祈願」的意義其實就是一般宗教的「祈禱」意義，所以他強調「本來」就是各個宗教都有的儀式，確實如此，幫祈願文作序的單國璽先生也這麼認為，<sup>17</sup>學者的研究也認同此點，<sup>18</sup>也是必要的宗教行為與經驗。<sup>19</sup>此段引文中，

<sup>13</sup> 簡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星雲大師全集》第72冊，頁359。

<sup>14</sup> 簡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星雲大師全集》第72冊，頁44。

<sup>15</sup> 簡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星雲大師全集》第72冊，頁360-361。

<sup>16</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194冊，頁28。

<sup>17</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194冊，頁32。但單先生對祈禱也有不同意見，只是寫得隱微，後文會論及。

<sup>18</sup> 參莊英章：《文化人類學》(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2)，頁65-89。

<sup>19</sup> 參 Thomas H. Green 著、林清華譯：《祈禱入門》(臺北：上智，2008)。



後面有兩個重點，一個是星雲大師說到他小時後初一、十五的祈禱文「文長意深，實非初學者所能領會」，關於這點，最主要是傳統的祈禱回向，是跟法會一起，而法會很重要的部分是誦經念佛，祈願回向的部分只有很小的部分，即使是懺法，通常要有懺摩、發露，也是一樣，我們看藥師懺、金剛般若寶懺、圓覺懺、八十八佛名寶懺莫不如此。因此他想發展了他的祈願文，這是第二個重點：他早晚拜觀音，祈求觀世音降下聰明智慧，關於這點星雲大師常常談到，他說 12 歲時點戒疤，結果把頭蓋骨燒了個洞，「把頭骨燒出個窪來，並且破壞腦神經細胞，原本靈巧的小孩子，竟然從此失去了記憶力，變得笨拙不會念書。」<sup>20</sup>因此老師建議星雲大師要拜觀音求智慧，礙於團體生活，星雲大師只能半夜為之，在深夜中，「埋頭禮拜觀世音菩薩，口裡念著：『悉發菩提心，蓮花遍地生，弟子心朦朧，禮拜觀世音。求聰明，拜智慧，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sup>21</sup>換句話說，星雲大師雖然已經有些感受到祈願文的時代化問題，但他十來歲時，本身的行為還是傳統的，在拜佛、念佛、誦經、拜懺後做祈願回向求聰明拜智慧。靈異的是兩個月後，星雲大師的聰明智會回復了，而且比點戒疤之前還來的更聰明些。

以上是星雲大師祈願文創作的動機，這時候他應該還沒開始正式落實實踐「我願為全佛教、全社會撰寫一套普為大眾所通用的『祈願文』」，只是埋下了種子。也就是即使有也還在心中，沒有形諸文字。

---

<sup>20</sup> 許多文獻都有此事件的紀錄，參《人間福報》2015.03.29 報導，<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394446> 2021.5.6 查詢。

<sup>21</sup> 參《人間福報》2015.03.29 報導，<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394446> 2021.5.6 查詢。



## (二)我願

星雲大師因為自己拜觀音求聰明智慧的經驗，有動機要為全佛教、全社會大眾撰寫通用的祈願文後，他還是先在念心中祈願比較多，還沒有正式開始形諸筆墨，星雲大師反省他祈願的早期行為，把他命名為「我願」階段。他說：

一般人祈願，莫不為自己而求。我在二十歲以前，也跟一般人一樣，總是祈求佛陀加持我，讓我聰明，讓我進步，讓我能衝破一切難關，讓我能順利學佛求道。<sup>22</sup>

引文中，星雲大師說到一般人大部分是為自己而求的，他剛開始也是這樣，求佛陀加持聰明滿願，滿自己的願。所以為了自己的財富、自信心、人際關係、自己親友等而祈願，是一般人最常用、最需要的祈願。在祈願文中，第一章、第二章都是屬於此類性質，如〈求財富祈願文〉、〈生日祈願文〉、〈為自我信心祈願文〉、〈廣結善緣祈願文〉、〈懺悔祈願文〉、〈為父母親友祈願文〉、〈晨起祈願文〉、〈睡眠祈願文〉等。<sup>23</sup>

## (三)願汝

星雲大師二十歲之後，修行日上，他說：

到二十歲以後，我從佛學院結業出來，忽然覺得每天都是為自己向諸佛菩薩求這求那，豈不太自私了嗎？自此以後，我就改為替父母師長、親

---

<sup>22</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194冊，頁29。

<sup>23</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194冊，第一、二章，頁5-70。此處的章號，第幾章是從簡體版的目錄而來的稱號，簡體版有把第幾章全標出來，繁體版則缺乏第幾章的標明，估計是出版繁體版後發現的不足。



朋好友，乃至為有緣信徒而祈求，願他們身體平安，福慧增長。<sup>24</sup>

星雲大師祈願文創作心態來到「願汝」階段，在「我願」歷程中，祈願是為了自己，星雲大師認為都只為自己求，這樣「太自私了」，其實，在現代這個社會中，把自己照顧好，能獨立自主，就已經是非常不錯的狀態了，否則就不會出現那麼多的啃老族、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了。但星雲大師心胸開闊，自然不會侷限在只把自己照顧好，還要兼顧他人，因此到了這個時期，改為父母師長、親朋好友和有緣信徒等人，祈求他們「身體平安，福慧增長」，《佛光祈願文》中的第三章、第四章都是屬於此類。如〈佛化婚禮祈願文〉、〈為新居落成祈願文〉、〈為歷代宗親祈願文〉、〈為考生祈願文〉、〈為社會大眾祈願文〉、〈為國家祈福祈願文〉、〈為世界和平祈願文〉等等。<sup>25</sup>從這些篇目我們可以知道這階段確實超越了為自己求財富、求自信心、人際關係等的祈願，而到了他人的身上，眼界視野提升了。

#### (四)願他

從「我願」、「願汝」接下來，眼界心胸繼續增上成長，而到了「願他」階段，星雲大師說：

慢慢地，到了四十歲以後，有一天，我反觀自照，發現這仍然是一種自私的貪求。因為所求都是「我的」師長、「我的」父母、「我的」朋友，不盡如法。於是從四十歲到五十歲，我的祈願又有了一番突破，我就為世界和平、國家富強、社會安樂、眾生得度而求。這個時候，自覺自己

<sup>24</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 194 冊，頁 29。

<sup>25</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 194 冊，第三、四章，頁 120-200。



是在實踐《華嚴經》所說的「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sup>26</sup>

星雲大師心思細膩，從「願汝」階段中，他發現這樣的祈願，還是有自私成分，只是這種自私成分，比起「我願」階段，細膩很多，「我願」的自私是粗分的自私，而「願汝」階段是細分的自私，這顯然不容易的。星雲大師認為我都是為「我的 00」而求，雖然不是單為我自己而求，但還是「我的」，如「我的」師長、「我的」父母、「我的」朋友等等，顯然有私，因此「願他」階段則不單為自己的某某而祈願了，《佛光祈願文》中的第五章、第六章都是屬於此類。如〈為不務正業者祈願文〉、〈為社會失業者祈願文〉、〈為流浪者祈願文〉、〈為貧苦大眾祈願文〉、〈為探病祈願文〉、〈為殘障者祈願文〉、〈為絕症患者祈願文〉、〈為往生者祈願文〉、〈為受虐兒童祈願文〉、〈臨終祈願文〉等等。<sup>27</sup>這裡要注意的是，這邊星雲大師的說明和他的內容是有些落差的，這個階段，星雲大師體會到「願汝」階段的細分自私，因此要超越這個細分自私，所以他要「為世界和平、國家富強、社會安樂、眾生得度而求」，問題是關於世界和平、社會大眾、國家祈福的祈願文，是被分到第四章「願汝」階段中的。

### (五)願眾

從「我願」、「願汝」、「願他」接下來，眼界心胸繼續增上成長，繼續破除我執，而到了「願眾」階段，事實上「願他」和「願眾」這兩個階段的區分，星雲大師只用一段文字來說明，顯得簡略重疊的感覺，這是有原因的，這是因為生命本來就是連續發展的有機體，不是可以斷然畫分切割的，因此所有的分類都有某種方便性的特色。<sup>28</sup>上小節引文中後的「我就為世界和平、國家富強、

<sup>26</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 194 冊，頁 29-30。

<sup>27</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 194 冊，第五、六章，頁 204-285。

<sup>28</sup> 關於這個現象，郭瑜萱也有發現，但他的處理是不說明而把「願他」和「願眾」這兩個階段



社會安樂、眾生得度而求。這個時候，自覺自己是在實踐《華嚴經》所說的「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sup>29</sup>這個「願眾」階段的命名顯然是從「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一句中的「願眾」而來，所以要超越「我的」、「他的」，提升到「眾生的」，《佛光祈願文》中的第七章、第八章都是屬於此類。如〈為三軍將士祈願文〉、〈為清道夫祈願文〉、〈為醫護人員祈願文〉、〈為警察祈願文〉、〈為義工祈願文〉、〈為救難人員祈願文〉、〈為演藝人員祈願文〉、〈為教師祈願文〉、〈為資源回收者祈願文〉、〈為汽車駕駛祈願文〉等等。<sup>30</sup>

## (六)自覺行佛

從「我願」、「願汝」、「願他」、「願眾」接下來，眼界心胸繼續增上成長，繼續破除我執，而到了「自覺行佛」階段，星雲大師說：

當五十歲過去的時候，我又忽然心有所感：每天都要求佛菩薩為世界、為社會，那我自己是做什麼的呢？所以，五十歲以後，我開始祈求諸佛菩薩，讓我來代替天下眾生負擔業障苦難，讓我來承受世間人情的辛酸冷暖，讓我來實踐佛陀的大慈大悲，讓我來學習如來世尊的示教利喜。

星雲大師的祈願文發展，從小我開始出發，到親友、到他人、到社會大眾，最後與佛合一，來實踐佛陀的大慈大悲，因此這個階段便命名為「自覺行佛」階段。從引文中，可以知道之前「我願」、「願汝」、「願他」、「願眾」四階段，都

---

統一起來成為一個階段，於是目錄上的五個階段「我願」、「願汝」、「願他」、「願眾」、「自覺行佛」變成四個階段「為自我祈願」、「為親友祈願」、「為眾生祈願」、「為信仰祈願」，這也是一種處理的方式，可惜的是「自覺行佛」階段改成為「為信仰祈願」階段，對於「佛」的本義「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來說，稍有虛歉，參郭瑜萱：《〈佛光祈願文〉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104 碩士論文），頁 57-60。

<sup>29</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 194 冊，頁 30。

<sup>30</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 194 冊，第七、八章，頁 288-368。



是以祈求佛菩薩來幫忙做甚麼為主要訴求，雖然祈願的事件人物不同，但總是要求佛菩薩來幫忙，到了「自覺行佛」階段便是我來代替眾生負擔苦難，讓我來時建佛陀的大慈大悲，換句話說，這時已幾近到達「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無我胸懷。《佛光祈願文》中的第九章、第十章都是屬於此類。如〈皈依三寶祈願文〉、〈授持五戒祈願文〉、〈向阿彌陀佛祈願文〉、〈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梁皇寶懺祈願文〉、〈慈悲三昧水懺祈願文〉、〈佛像開光祈願文〉、〈焰口祈願文〉、〈為神鬼靈祇祈願文〉、〈朝山祈願文〉等等。<sup>31</sup>

### 三、星雲大師祈願文的形式特色

一般說來，基督宗教祈禱有約略一致的格式，從祈禱的對象「主阿」、「親愛的耶穌基督」等，接著祈禱的事情本體，然後以「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門」類似字句結束。

相對於基督宗教祈禱的形式來說，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一書中的祈願文，其固定格式也很明確，各篇的篇幅也很接近，大多約六百字，有意為之其意甚明。其形式和傳統抄經或唸經祈禱回向差異甚大，茲以〈為自我信心祈禱文〉為例：

表一：《佛光祈願文》形式表<sup>32</sup>

項目	內容	備註
呼請對象	慈悲偉大的佛陀！	

<sup>31</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194冊，第九、十章，頁372-461。

<sup>32</sup> 參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194冊，頁106-108。



<p>祈願 正文</p>	<p>請您垂聽一個膽怯的聲音，在您的座下恭敬地向您祈願：我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因為我缺乏勇氣和信心，因為我缺乏大方和力量，面對社會，我總是心懷畏懼；面對親友，我沒有順從承受。我力求奮發，但缺乏豁達的胸襟，我力求上進，但缺乏果斷的意志。所以，面對自己過去的一切，我深感自卑渺小；所以，面對自己現在的處境，我深覺彷徨無依。</p> <p>慈悲偉大的佛陀！</p> <p>請您垂聽一個卑微的聲音，在您的座前坦白地向您懺悔：我是一個愚昧退縮的人，因為我缺乏學習的智慧與態度，因為我缺乏做人的積極與圓融，所以，一旦遇到挫折，我就心灰意冷；一旦遇到困難，我就遲疑不前；一旦遇到打擊，我就消沉退縮；一旦遇到是非，我就怨聲嘆氣。</p> <p>佛陀，祈求您！</p> <p>讓我遇到挫折時，能勇往直前；讓我遇到困難時，能鼓起勇氣！</p> <p>慈悲偉大的佛陀！</p> <p>請您垂聽一個頹喪的聲音，在您的座前誠懇地向您稟白：我是一個固執自私的人，因為我缺少喜樂的性格與胸襟，因為我缺少感恩的思想與美德。所以，當事業不順時，我推諉過失；當師長責備時，我怨天尤人；當群眾聚集時，我盡量躲避；當生活受挫時，我憂鬱煩惱。</p> <p>佛陀，祈求您！讓我在師長責備時，能夠反求諸己；讓我在事業不順時，不再一意孤行；讓我在群眾聚集時，樂意與人結緣；讓我在生活受挫時，仍能展現歡笑。</p> <p>慈悲偉大的佛陀！</p> <p>請您垂聽一個顫抖的聲音，在您的座前真心地向您訴說：我是一個學佛粗淺的人，因為我身染習氣與業障，因為我心懷疑嫉與惡性，所以，我常常明知故犯，所以，我往往一錯再錯。</p> <p>佛陀，祈求您！</p> <p>讓我在充實自我中，增長智慧，建立自信。讓我在精進修持中，增長福德，建立尊嚴，不再畏懼他人不屑的眼光；不再懷疑別人善意的批評。</p>	
<p>結尾 呼請</p>	<p>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求您接受我誠摯的祈願，請求您接受我誠摯的祈願。</p>	



整本《佛光祈願文》的格式，除了簡體版附錄之外，格式如上表，非常一致，除了少數呼請對象是阿彌陀佛、藥師如來、觀世音菩薩外，其餘絕大部分都是「慈悲偉大的佛陀」開始，然後祈願正文，最後結尾的呼請也很一致，幾乎都是「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求您接受我誠摯的祈願，請求您接受我誠摯的祈願。」

就呼請的對象而言，星雲大師做了一個很大的變革，因為就華人家庭來說，不太會供奉釋迦牟尼佛，「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尤其是觀世音菩薩更是學佛者主要供奉對象，上香有所祈求也主要是觀世音菩薩。星雲大師在此，做了一個轉變，祈求的對象主角幾乎全面是「慈悲偉大的佛陀」，做為人間佛教而言，這確實很具體的人格存在。而且比起傳統的懺法或祈願對象「南無釋迦牟尼佛」或「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來說，「慈悲偉大的佛陀」把佛陀的德行「慈悲偉大」陳表在呼請中甚有回應祈願的效果，因為「慈悲」，所以一定垂聽加持；因為「偉大」，所以一定加持滿願，而且在祈願正文中，也不時還出現呼請「慈悲偉大的佛陀」，顯然安慰信眾的力量頗大，所以許多佛光山的分別院已經在早晚課中，加入了祈願文課誦。在正文中，情感化的文詞，正反雙彰，既請「慈悲偉大的佛陀」攝受祈願者的弱處，也強化正向力量。就祈願文來說，無疑是成功的。最後祈請結尾，整本《佛光祈願文》「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求您接受我誠摯的祈願，請求您接受我誠摯的祈願。」再次提醒祈願者，佛陀慈悲偉大，所以一定會傾聽且接受祈願者的誠摯的祈願。



#### 四、星雲大師祈願文之留白

佛教包羅萬象，佛光山的宗風是：

- 1、八宗兼弘，僧信共有。
- 2、集體創作，尊重包容。
- 3、學行弘修，民主行事。
- 4、六和教團，四眾平等。
- 5、政教世法，和而不流。
- 6、傳統現代，相互融和。
- 7、國際交流，同體共生。
- 8、人間佛教，佛光淨土。<sup>33</sup>

八宗兼弘，禪宗也是八宗之一，星雲大師本身也是臨濟宗門下第四十八代弟子，禪宗中，六祖慧能大師強調皈依自性三寶，放在祈願上面，會有何面貌？在基督宗教中，祈禱是其重要修行方法，基督宗教的祈禱中，常常強調從祈求到靜觀，提出靜觀祈禱方法；<sup>34</sup>也常區分祈禱方式的等級，從一般的口禱、善情式祈禱、靜觀式祈禱、到最後的神化結合式祈禱；<sup>35</sup>這部分天主教單國璽樞機主教也專精於此，所以星雲大師出版《佛光祈願文》時，也請單國璽樞機主教做序，單國璽他說：

---

<sup>33</sup> 參佛光山寺網頁 [https://www.fgs.org.tw/fgs/fgs\\_introduction.aspx](https://www.fgs.org.tw/fgs/fgs_introduction.aspx)(2021.5.7 查詢)，也參滿義著：《人間佛教見思錄》(高雄：佛光文化中心，2018)，頁 29。

<sup>34</sup> 譚沛泉：《從祈求到靜觀》(香港：靜觀靈修學會，2016)。此書作者在序中強調「從『祈求』到『靜觀』是一個心靈的轉化過程。從一個內心動態(將所需要的告訴神)發展到內心靜態(知道父神早已知道我們所需用的)，是需要恩典去覺醒「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這個事實。有了這個覺醒，我們自然就會定下來靜心觀看，清晰地看見自己真正的需要或終極的需要，並知道滿足這些需要的源頭是甚麼。但願透過這書，照亮我們實踐靜觀祈禱之路，學習放下『假我』，降服慈愛父神，回歸心靈家園，得享永恆的喜樂與平安！」

<sup>35</sup> 歐邁安 (Aumann, J.) 著，蔡秉正譯：《靈修神學》(香港：生命意義出版社，1989)，第十二章「祈禱的等級」，頁 294-336。



有高深修行的人士祈禱時，不一定運用人間的語言或文字。他們大約都會運用心靈與神明溝通共融。但是，一般信徒大都不會運用心靈與神明默會溝通，更不會和神明心心相印，達到與神明共融合一的境界。為這個緣故，需要賢者撰寫成套的祈願文，協助一般信徒，在各種環境及需要中能夠向神明祈禱。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鑑於一般佛光信徒，在急遽變化動盪不安的社會中，亟需要更多安定祥和的力量，便在百忙中抽空撰寫了《佛光祈願文》一書，在各種環境和急需中能夠誦念，以獲得心靈的安定與祥和。<sup>36</sup>

這篇推薦序，很清楚的說明《佛光祈願文》適合的對象式一般的佛光信徒，尤其在動盪不安、國土危脆的社會中，誦念之，有安定心靈功效。但他也指出了一點，有高深修行人是祈禱時，常常不需語言文字，大都運用心靈與神明溝通共融合一、心心相印。這也是一種祈禱，稱之「靜觀祈禱」。<sup>37</sup>這正是當星雲大師在《佛光祈願文·自序》主張「祈願，是一種修行」的不言之教。《佛光祈願文》的出版，不管是繁體版，或簡體版，其印刷等皆有大量留白處，按星雲大師的說法，從「我願」、「願汝」、「願他」、「願眾」、「自覺行佛」這些口說祈願的次第，本身就有從小我、到大我的心靈提升的作用，而平常我們打坐、或到佛寺打禪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下座時也會祈禱回向，並非禪坐就沒回向行為，因此必須看出《佛光祈願文》大量留白處，有其最後進入禪修也是祈禱的境界，而這和基督宗教的靜觀祈禱最大的差異是《佛光祈願文》後面的最重

<sup>36</sup> 繁體版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194冊，頁32。

<sup>37</sup> 鮑斯特著，鄭德泮譯：《靜觀祈禱》（北京：上智編譯館，1992）。或鮑斯特著，鄭德泮譯：《靜觀祈禱》（台北：聞道出版社，1993）。此書第一章強調祈禱三階段，從口禱、默禱再到靜觀祈禱，頁7-16。



要理論依據還是空性的境界，而非一神教理論背景下的「神我合一」境界，畢竟在「一切法皆是佛法」、<sup>38</sup>「五乘佛法」的概念下，基督宗教仍屬「人天乘」的理論背景。

## 五、結論

本文從星雲大師基於自身的經驗，與時代需要，創制了合乎現代人機緣的《佛光祈願文》開始論述，知道其和傳統佛教祈願文差距甚大。

站在《華嚴經·淨行品》中任何二六時中任何行為都應該有一「當願眾生」祈願的基礎上，以進入「身、口、意業能得一切勝妙功德，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人及非人、聲聞、緣覺所不能動」的境界，星雲大師也發展《佛光祈願文》在各種場域時空中，做為一接引社會大眾，甚至安定人心的修行途徑，這種修行途徑透過發心祈願，而得「願菩提心」而提升自我狀態，從小我、大我到無我的境界，從「我願」、「願汝」、「願他」、「願眾」、「自覺行佛」，最後達到留白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我法二空的禪修祈願境界。

星雲大師在序中，希望《佛光祈願文》能成為居家修行的課本，最好每日早晚各誦一篇，目前澳洲南天寺已經用來做為早晚課誦儀軌之一，在可見的未來，《佛光祈願文》做為一修行途徑，可以預期將會大為盛行。

---

<sup>38</sup> 參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直下究竟本無我體分第十七》，引自星雲大師文集 <http://www.maisterhsingyun.org/article/article.jsp?index=34&item=65&bookid=2c907d49439913c90143a942d86c0066&ch=18&se=2&f=1>，2021.5.7 查詢。



## 六、參考文獻

《人間福報》2015.03.29 報導，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394446> 2021.5.6 查詢。

《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六卷，《大正藏》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T09n0278\_006 Thomas H. Green 著，林清華譯：《祈禱入門》，臺北：上智，2008。

考門夫人著，陽東信實譯：《荒漠甘泉》，台北：波希米亞，2005。

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繁體版，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星雲大師全集》第 194 冊。

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簡體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星雲大師全集》第 72 冊。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直下究竟本無我體分第十七》，引自星雲大師文集 <http://www.masterhsingyun.org/article/article.jsp?index=34&item=65&bookid=2c907d49439913c90143a942d86c0066&ch=18&se=2&f=1>，2021.5.7 查詢。

星雲大師：《獻給旅行者 365 日》，北京：新星，2019，《星雲大師全集》第 31 冊。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公司，2015。

莊英章：《文化人類學》，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2。

廖俊裕：〈慈心三昧作為人間佛教生命教育的實踐途徑〉，「第十二屆現代生死學



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生死因應與宗教療育國際研討會」，主題二：人間佛教與生命教育，2016.5.21-22。

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文化，2005。

滿義著：《人間佛教見思錄》，高雄：佛光文化中心，2018。

趙文詞著，黃雄銘譯：《民主妙法——台灣的政治復興與宗教發展》，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

歐邁安（Aumann, J.）著，蔡秉正譯：《靈修神學》，香港：生命意義出版社，1989。

鮑斯特著，鄭德泮譯：《靜觀祈禱》，北京：上智編譯館，1992。

鮑斯特著，鄭德泮譯：《靜觀祈禱》，台北：聞道出版社，1993。

譚沛泉：《從祈求到靜觀》，香港：靜觀靈修學會，2016。

